

福嚴推廣教育班第 37 期

《如來藏之研究》

〈第八章 如來藏佛性之抉擇〉

(pp. 235–271)

釋長慈 (2018/3/18)

第一節 《楞伽經》的如來藏說 (pp. 235–248)

一、《楞伽經》諸譯簡介

《楞伽經》共有三譯，求那跋陀羅 (Guṇabhadra) 在宋元嘉年間 (約西元 440 頃) 初譯，名《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在無著 (Asaṅga)、世親 (Vasubandhu) 的論書裏，還沒有引用這部經，所以這部經的集成，約在西元四世紀末。¹

¹ (1) 《華雨集第三冊》，pp. 180–181：

《楞伽經》共三譯：宋求那跋陀羅 (Guṇabhadra)，於西元 443 年初譯；元魏菩提流支 (Bodhiruci)，於西元 513 年再譯；唐實叉難陀 (Śikṣānanda)，於西元 700—704 年三譯。後二譯 (與現存梵本相同)，前面多了「勸請品」，後面多了「陀羅尼品」與「偈頌品」。前後增多部分，與唐代 (二次) 譯出的《密嚴經》，意義更為接近。

(2) 《華雨集第一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釋題〉，pp. 149–150：

《楞伽經》之譯為華文，凡經三譯。劉宋元嘉中，求那跋陀羅初譯，名《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凡四卷，總為一品，題作「一切佛語心品第一」。元魏延昌年中，菩提留支再譯，名《入楞伽經》，凡十卷，分十八品。除第一「請佛品」，第十七「陀羅尼品」，第十八「總品」外，餘十五品與宋譯相當。唐久視年，實叉難陀第三譯，名《大乘入楞伽經》，凡七卷，作十品；內容與魏譯相當，僅品目開合之異。三譯中，宋譯依梵文直出，語多倒綴，不易句讀；魏譯文繁而晦；唐譯乃譯義始暢。然宋譯早出，雖質直亦間勝於唐譯。此非比觀三譯，不足以見楞伽之真。昔明員珂編《楞伽會譯》，讀者稱便。支那內學院刻《藏要》，以宋譯《楞伽》為主，考訂於魏、唐二譯及梵本，亦通《楞伽》之善書！世之弘通本經者，以宋譯為盛，今亦從之。

(3) 按：關於《楞伽經》之傳譯、在中國佛教流通之情形、經名之解釋等，印順導師於《華雨集第一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釋題〉一文中有概念性介紹。並為此自古皆謂晦澀難讀之經作大科及分章節，便於讀者深入。

(4) 《佛教史地考論》，〈7 楞伽經編集時地考〉，pp. 229–230：

笈多王朝，創立於西元 320 年；到 455 年，鳩摩羅笈多 (Kumāragupta) 以後，即因外有敵人，內部分立而逐漸衰落。本經的編集，即在這一時期中。本經曾談到：「由種種心分別諸法，非諸法有自性，此但妄計耳」。這與世親的唯識三十頌：「由彼彼遍計，遍計種種物，彼遍計所執，自性無所有」，文義次第，非常一致。所以本經實為唯識興盛以後的作品，可能還在世親以後。唯識學者平常說六經十一論，但這是依《成唯識論》的引經而說。在無著、世親的引證中，有《十地經》、《解深密經》、《阿毘達磨大乘經》，而從沒有說到《楞伽》與《密嚴》(密嚴更遲)。這是最可注意的。在中觀家，也是比世親略遲，與安慧同時的清辨，才引用《楞伽經》(傳為提婆作的論典，上有楞伽二字，這是菩提流支所加的)。清辨即與安慧同時，多少年輕一點 (所以又與護法同時)。世親考為西元 360 到 440 時人，所以本論的集出，約為西元五世紀中期。

(5) 《勝鬘經講記》，p. 276：「本經所說的教義，雖簡略而極重要，可與其他教典相互研讀。如說一乘，可研究《法華經》。說如來藏為生死涅槃依，可研究《楞伽經》。說如來果德、法

二、《楞伽經》的如來藏說

(一) 如來藏與我

1、總明《楞伽經》如來藏說與瑜伽學派有些差別

一、如來藏與我：《楞伽經》與瑜伽（Yoga）學派，有非常親密的關係，如有些差別，那就是會通如來藏（tathāgata-garbha）說。² 瑜伽學者約清淨真如（tathatā）無差別，解說經中的如來藏；³《楞伽經》也這樣說，但有更進一步的說明如來藏的本義。

身、涅槃，可研究《大涅槃經》。發願受戒，可讀《菩薩本業璣珞經》等。一乘佛教的重要論題，本經都略有論到，**可作真常大乘的概論讀！**

² (1) 《華雨集第三冊》，p. 180：

西元四、五世紀，瑜伽行派（Yogācāra）的無著（Asaṅga）與世親（Vasubandhu）論師，廣說一切唯識所現；依虛妄的阿賴耶識（ālayavijñāna），成立唯識說。當時流行的如來藏，就是自性清淨心說，融攝了瑜伽行派的唯識現，而成「真常唯心論」，代表性的教典，是《楞伽經》與《密嚴經》。

(2) 《永光集》，p. 150：

在唯識（唯心）經典的發展上，從《解深密經》到《阿毘達磨大乘經》，再進就是《楞伽經》、《大乘密嚴經》。由於虛妄唯識學的興盛，真常心（真常我）融攝他，引起真常唯心思想的大成。

(3) 《印度佛教思想史》，p. 301：

《楞伽經》與《密嚴經》，無著與世親的論書中，都沒有引述。唐玄奘雜糅所成的《成唯識論》，引用這兩部經，所以被認為「唯識宗」所依的經典，其實經義是不屬於這一系的。

《楞伽經》的漢譯本，有三部；宋求那跋陀羅（Guṇabhadra）於元嘉二十年（西元 443）初譯，名《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集出的時代，應該要比無著論遲一些。《密嚴經》的漢譯本，有兩部；唐（西元 680 年前後）地婆訶羅（Divākara）初譯，這是集出更遲一些的。

³ (1) 請參閱本書第七章，第二節〈瑜伽唯識學的如來藏說〉，pp. 190–195。

(2) 《如來藏之研究》，p. 190：

如來藏是什麼？是依什麼意義而說的？《寶性論》約三義說——「佛身遍」，「無差別」，「如來（佛種）性」。在這三義中，唯識學者但約「無差別」說。

(3) 《永光集》，p. 140：

瑜伽行派以真如會通如來藏，但所說的真如（即空性，圓成實性），只是理性，與依他起性不一不異，而無關於依他起性的因果起滅，所以呂澂稱之為「性寂」。

(4) 《以佛法研究佛法》，pp. 331–333：

唯識與真常的根本不同，即在空性與心識的關係上。

真常學者認為：心識與真如的關係，是不一不異的，然而著重在不異，所以從心性不二的立場，在眾生心中，說有真心或清淨心、法性心等。

依唯識學者說，真如與心識的不一不異，是對的，因為法性遍一切處，阿賴耶識等一切法，是不離真如的。雖然一切法不離真如，但也不能說心識與真如即是不異的。因此，真如與心識有其不同：真如是不生不滅的、常住的、無變化的，而心識是有生有滅的、無常的、有變化的。

唯識學者，在說明一切法時，從未說到真如的如何如何，因為真如法性的平等，無二無別，我們不能從真如說明千差萬別的現象；……，這一切應在有為的生滅法上說明，不能在真如法性上說，這就與真常論者完全不同了。

依唯識學者說，有漏的雜染法，是阿賴耶識中無始以來的有漏習氣，……。真如是不生不滅的清淨法性，不能從真如法性中說明有漏的雜染差別，也即不依如來藏有生死了。……真如與識，**唯識宗著重在不**一，**真常者卻偏重在不**異，由此唯識是側重在差別的現象，真常是側重在統一的本性。

2、引經說明差別

如《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2（大正16，489a-b）說：⁴

（1）問：云何世尊同外道說我而言有如來藏耶？

「世尊修多羅說：如來藏自性清淨，轉三十二相，入於一切眾生身中。如大價寶，垢衣所纏，如來之藏常住不變，亦復如是，而陰界入垢衣所纏，貪欲恚癡不實妄想塵勞所污。……云何世尊同外道說我，言有如來藏耶？世尊！外道亦說有常作者，離於求那，周遍不滅。」（p. 238）

（2）答：為離外道見而說無我如來之藏

「大慧！我說如來藏，不同外道所說之我。大慧！有時說空、無相、無願、如、實際、法性、法身、涅槃……如是等句說如來藏已，如來應供等正覺，為斷愚夫畏無我句故，說離妄想無所有境界如來藏門。……開引計我諸外道故，說如來藏，令離不實我見妄想，入三解脫門境界，悌望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如來應供等正覺，作如是說如來之藏。……為離外道見故，當依無我如來之藏！」

⁴（1）《入楞伽經》卷3〈3 集一切佛法品〉（大正16，529b18-c18）：

世尊！世尊！如修多羅說，如來藏自性清淨，具三十二相，在於一切眾生身中，為貪瞋癡不實垢染、陰界入衣之所纏裹，如無價寶垢衣所纏，如來世尊復說常恒清涼不變。世尊！若爾外道亦說我有神我常在不變，如來亦說如來藏常乃至不變。世尊！外道亦說有常作者，不依諸緣自然而有周遍不滅。若如是者，如來外道說無差別。

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大慧！我說如來藏常，不同外道所有神我。大慧！我說如來藏空、實際、涅槃、不生不滅、無相無願等文辭章句，說名如來藏。大慧！如來、應、正遍知，為諸一切愚癡凡夫，聞說無我生於驚怖，是故我說有如來藏；而如來藏無所分別寂靜無相，說名如來藏。大慧！譬如陶師依於泥聚、微塵、輪、繩、人功、手、木方便力故作種種器。大慧！如來世尊亦復如是，彼法無我離諸一切分別之相，智慧巧便說名如來藏，或說無我，或說實際及涅槃等，種種名字章句示現，如彼陶師作種種器。是故大慧！我說如來藏不同外道說有我相。大慧！我說如來藏者，為諸外道執著於我，攝取彼故說如來藏，令彼外道離於神我妄想見心執著之處，入三解脫門，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慧！以是義故，諸佛、如來、應、正遍知說如來藏，是故我說有如來藏，不同外道執著神我。是故大慧！為離一切外道邪見，諸佛如來作如是說，汝當修學如來無我相法。」

（2）《大乘入楞伽經》卷2〈2 集一切法品〉（大正16，599b8-28）：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修多羅中說如來藏本性清淨，常恒不斷無有變易，具三十二相，在於一切眾生身中，為蘊、界、處垢衣所纏，貪、恚、癡等妄分別垢之所污染，如無價寶在垢衣中。外道說我是常作者，離於求那自在無滅。世尊所說如來藏義，豈不同於外道我耶？」

佛言：「大慧！我說如來藏，不同外道所說之我。大慧！如來、應、正等覺，以性空、實際、涅槃、不生、無相無願等諸句義說如來藏，為令愚夫離無我怖，說無分別無影像處如來藏門，未來現在諸菩薩摩訶薩，不應於此執著於我。大慧！譬如陶師於泥聚中，以人[5]功、水、杖、輪、繩方便作種種器；如來亦爾，於遠離一切分別相無我法中，以種種智慧方便善巧，或說如來藏，或說為無我，種種名字各各差別。大慧！我說如來藏，為攝著我諸外道眾，令離妄見入三解脫，速得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諸佛說如來藏，不同外道所說之我。若欲離於外道見者，應知無我如來藏義。」[5]功=工【明】*。

3、釋經大意

(1) 問：「如來藏」與外道所說的「我」有何差別

《如來藏經》等所說：眾生身心中的如來藏，是自性清淨 (prakṛti-viśuddha) 的，常住 (dhruva)⁵ 的，這與外道所說的我 (ātman)，有什麼差別？外道所說的我，不也是常住，周遍不滅，離於求那 (guṇa) 嗎？⁶

⁵ 《如來藏之研究》，p. 32：

三、《阿含經》說緣起法，法性、法住、法定、法界，是表示緣起法的意義。緣起「法」是佛出世也如此，不出世也如此，有常住 (nitya-sthita)，恆住 (dhruva-sthita) 的意義，所以分別論者 (Vibhajyavāda) 立緣起無為。

⁶ (1) 《中國禪宗史》，p. 22：

《楞伽經》的性質，是對佛法的各種問題，給予明確的抉擇。如上所說第一則：「如來之藏」，過去已在經中說過了。聽起來，與外道 (奧義書等) 所說的「我」差不多。外道的「我」 (ātman)，也是常住的，周遍的，離相 (「求那」是德相) 的，是作者——生死流轉中的造作者。

(2) guṇa : a quality, a peculiarity, an attribute or property in general, an attribute of the five elements, (each element has its own peculiar quality or qualities as well as organ of sense; thus 1. ether has śabda or sound for its Guṇa and the ear for its organ; 2. the air has tangibility and sound for its Guṇas and the skin for its organ; 3. fire or light has shape or colour, tangibility, and sound for its Guṇas, and the eye for its organ; 4. water has flavour, shape, tangibility, and sound for its Guṇas, and the tongue for its organ; 5. earth has the pre-ceding Guṇas, with the addition of its own peculiar Guṇa of smell, and the nose for its organ); an ingredient or constituent of nature (according to the Sāṃkhya philosophy[數論派哲學], which makes nature to consist in the equipoise of three Guṇas[三德] called sattva[喜], rajas[憂], and tamas[闇], i. e. goodness, passion, and darkness, or virtue, foulness, and ignorance); a term for the number three (taken from the three qualities of the Sāṃkhya system); a property or characteristic of all created things (according to the Nyāya philosophy[正理派哲學], which makes twenty-four Guṇas[立 24 求那].

Monier Williams, M.A.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Oxford, 1872.) : 357

(3) 荻原雲來編，《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p. 427)：

Guṇa：根本的原素（地、水、火、風、空）の屬性[香、味、色、觸、聲]；（特に Sāṃkhya[數論派] に於て）根本的（三）原素又は性質。[sattva, rajas, tamas 即ち喜、憂、闇又は善、邪惡、無智]；（Nyāya[正理派] に於ける）根本的（二十四）原素又は性質。

(4) 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p. 1116)：

求那：（術語）Guṇa，由原質之意言之，原質者，必有活動，為作者之意，遂為德之意。勝論師六句義中之第二。譯曰依，依止。地水火風等實體之色聲香味等之德也。因而《十句義論》謂為德句義，而求那之數有不同。……《楞伽經》二：「外道亦說有常作者，離於求那周遍不滅。」又，數論有喜憂闇三德之談，謂之三求那。

(5) 數論學派：

數論，梵語 Sāṃkhya，音譯為僧佉，又作僧企耶；意譯又作數術、制數論。數論學派為印度六派哲學中成立最早者。相傳初祖為迦毘羅仙人（梵 Kapila）。此派以分別智慧而計度諸法，並以此數為基礎，從而立名論說，故稱數論派。

其早期學說主張精神、物質二者統一為「最高我」，即採取有神論與一元論之立場（見敘事詩），至晚期則否認最高我，成為無神論之二元論。神我為純粹意識，不具作用，僅觀照自性而已。自性依序開展為覺（梵 buddhi）、我慢（梵 ahaṃkāra）、五大、十六變異。此一原理與神我、自性合稱二十五諦。所謂自性（梵 prakṛti），即可供開展之唯一因子，其構成之要素有純質（梵 sattva）、激質（梵 rajas）、翳質（梵 tamas）等三德；神我即由開展後所產生之物質結果中脫離出來，獨自存在，其時即稱為解脫。……。於諸外道中，數論派乃最有力之學派；佛典中有甚多破斥此派學說之記載。今於印度之瓦拉那西附近，成

「離於求那」，魏譯本作「不依諸緣，自然而有」，⁷所以我是作者，不是依緣而有的。這樣的「我」，與如來藏不是相同嗎？經上為什麼要說如來藏呢？

(2) 答：為「開引計我諸外道」而說如來藏

A、外道與一般愚夫怖畏無我與涅槃而將真如說為如來藏

《楞伽經》解說為：如來藏是如 (tathatā)、實際 (bhūta-koṭi)、法性 (dharma-dhātu) 等異名，是「離妄想無所有境界」。經中常見的真如、法界等，為什麼又要稱為如來藏呢？這是為了「斷愚夫畏無我句」，「開引計我諸外道」的方便。在生死流轉與解脫中，外道都是主張有「我」的。對生死說，我是作者；解脫，我就離生死而常樂。佛說無我 (nir-ātman)，是外道，也是一般人所不容易信受的。沒有我，誰在作業，誰在受報呢？沒有我，解脫不等於什麼都沒有嗎？佛說的無我 (p. 239) 與涅槃 (nirvāṇa)，是外道與一般愚夫的怖畏處。不得已，只好將真如說為如來藏，說得近於外道的神我。

B、如來藏是誘化外道的方便

如信受如來藏說，更進一步理解其內容，就知道與神我不同，實在是「離妄想無所有」的真如。⁸不起我見、法見，從三解脫門 (trīṇi-vimokṣa-mukhāni) 向佛道。如來藏是誘化外道的方便，所以是「無我如來之藏」。

4、抉擇「如來藏即我」之教學

(1)《楞伽經》明無我之如來藏

《楞伽經》⁹說與瑜伽學相近，而說得更為分明！「無我如來之藏」，與《大涅槃經》的「我者，即是如來藏義」¹⁰，方便是不相同的。¹¹

為獨立學派而存在。(《佛光大辭典》(七)，p. 6093)

⁷ [原書 p. 249 註 1] 《入楞伽經》卷 3 (大正 16, 529b)。

⁸ 《以佛法研究佛法》，pp. 289–290：

依《如來藏經》的：「一切眾生貪欲恚癡煩惱中，有如來智、如來眼、如來身，結加趺坐，儼然不動。……德相備足，如我無異」；及《楞伽》所引經：「如來藏自性清淨，轉三十二相，入於一切眾生身中」：使人易於想像為神我型的存在。然依《勝鬘經》、《楞伽經》的抉擇開示，如來藏，不外乎真如——法界、法性、空性、實際等別名。無著的《莊嚴論》也說：「一切無別故，得如清淨故，故說諸眾生，名為如來藏」。堅慧的《寶性論》(或說世親造)也說：「佛法身遍滿，真如無差別，皆實有佛性；是故說眾生，常有如來藏」。「見實者說言：凡夫聖人佛，眾生如來藏，真如無差別」。原來，無邊德相莊嚴的佛法身，只是真如(法界等)離垢所顯。

⁹ 《如來藏之研究》，p. 8：

《究竟一乘寶性論》，《佛性論》，《大乘法界無差別論》，與《無上依經》，意義都非常接近。這是西元四世紀末，論師將當時流行的如來藏經典，分為十門(或十二義)而作貫攝的論集。這還是如來藏說(沒有引用《楞伽經》)，不是「如來藏緣起」說。大概與《寶性論》同時，傳出了《楞伽經》，立「如來藏藏識」(tathāgatagarbha-ālayavijñāna)，如來藏與藏識合流，於是又有《大乘起信論》那樣的論典。

¹⁰ [原書 p. 249 註 2] 《大般涅槃經》卷 7 (大正 12, 407b)。

¹¹ (1) 《如來藏之研究》第六章，第四節〈寶性論義的分別〉，p. 179：

《大般涅槃經》一再說：「我者即是如來藏義；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即是我義」。「真我名曰

(2)《寶性論》之見解

A、有為了誘化外道執我見而說有佛性的意義

《寶性論》〈本頌〉說：為了使眾生遠離五種過失，第五過失是「計身有神我」，所以說眾生有佛性（buddha-garbha），¹²也有為了誘化外道執我見而說有佛性（如來藏別名）的意義。

B、以「自他平等的大我」（如來藏）而離「虛妄的小我」（神我）

但〈釋論〉說：「以取虛妄過，不知實功德，是故不得生，自他平等慈」。¹³《佛性論》¹⁴解說為：「由聞佛說佛性故，知虛妄過失，真實功德，則於眾生中起大悲心；無有彼此，故除我執。」¹⁵這是以自他平等的大我，離虛妄的小我。

佛性」；「我性及佛性，無二無差別」。我（ātman），佛性（buddha-dhātu, buddha-garbha），如來藏（tathāgata-garbha），是同一內容。《涅槃經》「初分」所說的我，除佛果常樂我淨的我以外，著重在眾生位中的真我。《央掘魔羅經》也一再說「如來藏我」。這二部經，與《如來藏經》所說的如來藏、佛性，**富有神我的色采**。

(2) 另參閱《如來藏之研究》第五章，第三節〈如來藏我〉，pp. 133–139。

¹² (1) [原書 p. 249 註 3] 《究竟一乘寶性論》卷 1（大正 31，816a–b）。

(2) 《究竟一乘寶性論》卷 1〈7 為何義說品〉（本頌）（大正 31，816a20–b1）：

問曰：餘修多羅中皆說一切空，此中何故說有真如佛性？……

答曰，偈言：⁽¹⁾以有怯弱心，⁽²⁾輕慢諸眾生，⁽³⁾執著虛妄法，⁽⁴⁾謗真如實性，⁽⁵⁾計身有神我；為令如是等，遠離五種過，故說有佛性。

¹³ (1) [原書 p. 249 註 4] 《究竟一乘寶性論》卷 4（大正 31，840c）。

(2) 《究竟一乘寶性論》卷 4〈7 為何義說品〉（釋論）（大正 31，840c11–25）：

此究竟論中，為離五種過，說有真如性，以眾生不聞，不發菩提心：⁽¹⁾或有怯弱心，欺自身諸過；⁽²⁾未發菩提心，生起欺慢意，見發菩提心，我勝彼菩薩；⁽³⁾如是憍慢人，不起正智心，是故虛妄取；⁽⁴⁾不知如實法，妄取眾生過，不知客染心，實無彼諸過，自性淨功德；⁽⁵⁾**以取虛妄過，不知實功德，是故不得生，自他平等慈**。聞彼真如性，起大勇猛力，及恭敬世尊，智慧及大悲。

(3) 《如來藏之研究》，p. 194：

阿世耶（āśaya）譯為「意樂」，這裏的二種意樂，就是「清淨信欲」。依第一則，理解有情的自他平等，發起一切有情同得解脫的意樂（與「同體大悲」的意義相同），名為大我阿世耶，**大我約一切有情的「自他平等」說**。……。菩薩能通達自他平等，起大我意樂。佛能圓滿證得法界（我）平等，遍法界身以法界為自體，就是佛的「大我相」。

¹⁴ 《如來藏之研究》，p. 158：

《佛性論》是《寶性論》〈如來界章〉的解說，但內容更接近瑜伽學。

¹⁵ (1) [原書 p. 249 註 5] 《佛性論》卷 1（大正 31，787b）。

(2) 《佛性論》卷 1〈1 緣起分〉（大正 31，787a8–b13）：

問曰：佛何因緣說於佛性？

答曰：如來為除五種過失，生五功德故，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除五種過失者：⁽¹⁾一為令眾生離下劣心故，⁽²⁾二為離慢下品人故，⁽³⁾三為離虛妄執故，⁽⁴⁾四為離誹謗真實法故，⁽⁵⁾五為離我執故。一為令眾生離下劣心者……五離我執者：若不見虛妄過失，真實功德，於眾生中不起大悲。**由聞佛說佛性故，知虛妄過失，真實功德，則於眾生中起大悲心；無有彼此，故除我執。**

(3)《顯揚聖教論》亦以「平等心性的大我」而離神我¹⁶

《顯揚聖教論》說：「當知此平等心性，即是大我阿世耶，及廣大阿世耶」，¹⁷與《寶性論釋》同一意義。

(4) 結說：《楞伽經》的「無我如來之藏」方便更勝一著

這固然是本於真如無差別義，但對應機說教——「斷愚夫畏無我句」，「開引計我諸外道」的教意，《楞伽經》顯然更勝一著！

(二) 如來藏與藏識

1、「如來藏」、「藏識（阿賴耶識）」本為不同的二種思想系

二、如來藏與藏識：如來藏（tathāgata-garbha）為依止（āśraya），阿賴耶識（ālayāvijñāna）為依止，本為不同的二種思想系。無著（Asaṅga）、世親（Vasubandhu）論中，雖以真（p. 240）如（tathatā）解說如來藏，也沒有與阿賴耶識聯合起來。

2、《楞伽經》將「如來藏」與「藏識（阿賴耶識）」結合

(1)「如來藏」與「藏識（阿賴耶識）」結合為第八識

將二者聯合而說明其關係的，是《楞伽經》，如《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4（大正16，512b）說：

「大慧！善不善者，謂八識。何等為八？謂如來藏名識藏心、意、意識，及五識身。」

八識，是瑜伽學者的創說。識藏，就是藏識——阿賴耶識。¹⁸

約特殊的意義，第八阿賴耶識名心（citta），第七識名意（mano），前六識名識（vijñāna）。

經上說「八識」，又說「如來藏名識藏（心）」，這是將如來藏與阿賴耶合為第八識了。

魏譯本雖只說「阿梨耶識」，而下文說：「阿梨耶識名如來藏」，¹⁹也表示了「如來藏名識藏」的意義。《楞伽經》以真如為如來藏，[如來藏]與阿賴耶的含義，當然是並不完全一致的，但到底結合為第八識了。

¹⁶ 按：瑜伽學依真如平等空性解說「如來藏我」。諸經論提到「大我」或有「大我相」之詳細說明請參閱本書第七章，第二節，pp. 191-195。

¹⁷ (1) [原書 p. 249 註 6]《顯揚聖教論》卷17（大正31，562b）。

(2)《顯揚聖教論》卷17〈8 成現觀品〉（大正31，562b17-27）：

是大我意樂，於自性無得；廣意樂當知，二性無分別。論曰：當知此平等心性，即是大我阿世耶，及廣大阿世耶。於遍計所執自性無所得故；於有漏無漏二性，過失功德亦無所得，由無分別故。

¹⁸《大乘入楞伽經》卷5〈6 剎那品〉：「復次，大慧！善不善者，所謂八識。何等為八？謂如來藏名識藏，意及意識并五識身。」（大正16，621，c1-3）

¹⁹ (1) [原書 p. 249 註 7]《入楞伽經》卷8（大正16，559c）。

(2)《入楞伽經》卷8〈14 剎那品〉（大正16，559 b22-c4）：

復次，大慧！言善不善法者，所謂八識。何等為八？一者、阿梨耶識；二者、意；三者、意識；四者、眼識；五者、耳識；六者、鼻識；七者、舌識；八者、身識。大慧！五識身共意識身，善不善法展轉差別相續，體無差別，……。大慧！言剎尼迦者，名之為空，阿梨耶識名如來藏，無共意轉識熏習故名為空，具足無漏熏習法故，名為不空。

(2) 如來藏名識藏心為受心性本而為淨客塵所覆之教學所啟發

A、《楞伽經》經文

如來藏與阿賴耶的合為第八識，應該是依於心性本淨（prakṛti-pariśuddha-citta），客塵煩惱所覆（āgantuka-kleśa-āvrta）而來，²⁰如《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4（大正16，510c）說：

「此如來藏識藏，一切聲聞、緣覺心想所見，雖自性淨，客塵所覆故猶見不淨。」

²¹

「我於此義，以神力建立，令勝鬘夫人及利智滿足諸菩薩等，宣揚演說如來藏及識藏名，與七識俱生，（令）聲聞（不）計著，見人法無我故。勝鬘夫人承佛威神說如來境界，非聲聞、緣覺及外道境界，如來藏識藏唯佛及餘利智依義菩薩²²智慧境界。」

B、說明

(A) 自性清淨而現況為客塵所覆中之客塵與雜染種子意趣相當

《楞伽經》是依《勝鬘經》而作進一步的說明。²³

《勝鬘經》有沒有說到阿賴耶識，是另一問（p. 241）題，²⁴而「自性清淨如來藏，而客塵煩惱、上煩惱所染，（是）不思議如來境界」，²⁵確是《勝鬘經》所說的。

依如來藏說，為客塵煩惱所覆（或「所染」）；依阿賴耶說，是雜染種子（或「熏

²⁰ (1) 《如來藏之研究》，pp. 197–198：

心性²¹是依心真如性說的。心性本淨，是與客塵煩惱相對稱的。在大乘法中，心性依心真如說，所以心性清淨，就是真如或法界清淨。聖者內自所證的真如或法界，其實是非染非淨的，……法界、真如無差別，無變異，是非淨非不淨（也可說非染非不染），沒有淨不淨可說的。清淨是對雜染說的，真如是前後一如，本來如此，實在無所謂清淨；不過從離客塵雜染所顯來說，真如也可說非不淨的。唯識學者依世俗說勝義，對於勝義——真如、法界，是從世俗安立去闡明的。如直從勝義（非安立）說，那是超越於相對界，非分別名相所及，有什麼淨不淨呢！

(2) 按：關於瑜伽學之「心性淨，客塵染」之說，詳參本書第七章，第二節，pp. 195–199。

²¹ 《中國禪宗史》，p. 23：

如來藏是二乘智慧所不能見（十住菩薩，也還見而不能了了），而唯是如來所圓證的。

²² 「餘利智依義菩薩」：〔魏譯〕諸菩薩甚深智者；〔唐譯〕汝等比淨智菩薩。

²³ 《中國禪宗史》，pp. 20–21：

如來藏法門，弘通於（由）東（而）南印度；阿賴耶緣起說，弘通於（由）西（而）北印度。各別的發展，而又結合起來的，是（《勝鬘經》開端）《楞伽經》的「如來藏識心」。

²⁴ 《以佛法研究佛法》，p. 354：

從大乘經看來，如來藏佛性，為一切眾生本有的清淨心，在佛是如來，在眾生是眾生，都不需要說阿賴耶識的。此如《華嚴》、《涅槃經》等，均祇說如來藏而不說阿賴耶的。如說到如來藏為生死依，則如來藏便與阿賴耶發生了關係，因為說明生死世間的一切，要從阿賴耶說起。這在《勝鬘經》中，雖還未明顯地表露出來，但到了《楞伽》、《密嚴》、《楞嚴》、《起信論》等經論中，如來藏與阿賴耶識的連繫，確已明顯地說出了。

²⁵ [原書 p. 249 註 8]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大正12，222b）。

習」)所積集。²⁶在《楞伽經》中，這二者也統一起來。²⁷

(B) 阿賴耶有依住、隱藏之意義

原來，阿賴耶——藏，是窟、宅那樣的藏。《攝大乘論》中，玄奘譯義為「攝藏」、「執藏」。攝藏，魏佛陀扇多(Buddhaśānti)譯作「依」；陳譯作「隱藏」；²⁸隋譯作「依住」。²⁹玄奘所譯《解深密經》說：「亦名阿賴耶識，何以故？由此識於身，

²⁶ (1)《攝大乘論講記》，pp. 6-7：

在此唯識大乘中，即以知三性為主。……，如知道他的因緣，即能使之轉化，轉化妄染的為真淨的。因緣即是緣起，即一切種子阿賴耶識。從阿賴耶雜染種子所生起的，即依他起染分而成為遍計執性的生死；如對治雜染的種習，熏成清淨種子，即能轉起依他淨分而成為圓成實性的涅槃。

(2)《攝大乘論講記》，p. 34：

阿賴耶識，在大小學派中是有爭論的，所以先要引經來證明它的確有其體。……「薄伽梵於阿毘達磨大乘經伽陀中」，曾「說」到阿賴耶識的體性。「無始時來界」的界字，指所依止的因體，就是種子，這是眾生無始以來熏習所成就的。……。依世親論師的解釋：界，是一切雜染有漏諸法的種子。因無始時來有這一切雜染的種子，有為有漏的一切法，才依之而生起。生起了有為有漏法，就有五趣的差別。

²⁷ 請參附錄。《華雨集第三冊》第六章，第六節〈如來藏心與修定〉，pp. 182-184。

²⁸ 《唯識學探源》，pp. 142-143：

唯識學裡，阿賴耶有多樣的解釋，比較共同而更適當的，是「家」、「宅」(窟宅)、「依」、「處」，唐玄奘旁翻做「藏」，也還相當的親切。根據各種譯典去領會阿賴耶的含義，可以分為⁽¹⁾「攝藏」、「⁽²⁾「隱藏」、「⁽³⁾「執藏」，但這是同一意義多方面的看法。這可以舉一個比喻：一張吸水紙，吸飽了墨汁，紙也變成了黑紙。在這紙墨的結合上，可以充分表顯賴耶的含義。

⁽¹⁾像紙能攝取墨汁，紙是能攝藏，也就是墨汁所攝藏的地方。無著論師的賴耶，有能藏、所藏義，就是這攝藏的能(主動)所(被動)兩面的解釋。這攝藏的要義是「依」。

⁽²⁾又像紙吸了墨汁，墨色就隱覆了紙的本相，紙的本相也就潛藏在一片黑色的底裡；這就是隱藏的能所兩面觀了。一分唯識學者，忽略了這一點，結果不要說《楞伽》，就是看為最重要依據的《解深密經》裡的阿賴耶的定義，也被遺棄。這隱藏的要點是「潛」。

⁽³⁾又像墨汁固然滲透到紙的全身，紙也有它的吸引力，這就是執藏的能所兩面觀；它的要義是「係著」。

²⁹ (1) [原書 p. 249 註 9]《攝大乘論本》卷上(大正 31, 133b)。《攝大乘論》卷上(大正 31, 97b)。《攝大乘論》卷上(大正 31, 114a)。《攝大乘論釋論》卷 1(大正 31, 273b)。

(2)《攝大乘論本》(唐，玄奘譯)卷 1(大正 31, 133b17-24)：

即於此中復說頌曰：「由攝藏諸法，一切種子識，故名阿賴耶，勝者我開示。」

如是且引阿笈摩證。復何緣故此識說名阿賴耶識？一切有生雜染品法，於此攝藏為果性故；又即此識，於彼攝藏為因性故；是故說名阿賴耶識。或諸有情攝藏此識為自我故，是故說名阿賴耶識。

(3)《攝大乘論》(元魏，佛陀扇多譯)卷 1(大正 31, 97b25-cl)：

還彼經所說：「一切諸法家，彼識一切種，故說為家識，聰明者乘此。」

此是經證。然復彼何故名阿梨耶識？有生法者，依彼一切諸染法作果；於彼亦依諸識作因故，說為阿梨耶識。或復眾生依彼為我故，名阿梨耶識，彼亦名阿陀那識。

(4)《攝大乘論》(陳，真諦譯)卷 1〈1 依止勝相品〉(大正 31, 114a3-9)：

阿毘達磨中復說偈云：「諸法依藏住，一切種子識，故名阿黎耶，我為勝人說。」

此阿含兩偈證識體及名。云何佛說此識名阿黎耶？一切有生不淨品法，於中隱藏為果故；此識於諸法中隱藏為因故。復次諸眾生藏此識中由取我相故，名阿黎耶識。

(5)《攝大乘論釋論》(隋，笈多共行矩譯)卷 1(大正 31, 273b17-28)：

論曰，即彼經復說偈：「諸法所依住，一切種子識，故名梨耶識，我為勝人說。」

攝受藏隱同安危義故」；「攝受藏隱」，《深密解脫經》作：「以彼身中住著故」。³⁰阿賴耶有隱藏、依住的意義，如依住在窟宅中，也就是隱藏在窟宅中。

(3)「如來藏」為轉名為「阿賴耶識」

A、自性清淨而為虛偽惡習所熏染是如來藏轉名阿賴耶的關鍵

所以《楞伽經》中，顯現境界，起七識等，當然是阿賴耶識的作用，而自性清淨，為虛偽惡習所熏染，生（雜染的根本）無明住地（或作「習地」），³¹為如來藏而轉

釋曰：此偈第二句釋第一句，勝人者謂諸菩薩故。

論曰：有此等阿含為證，然此識何因緣故說名阿梨耶？一切有生染法依住為果；此識亦依彼法為因故，名阿梨耶識。又眾生依住以為自我故，名阿梨耶識。

³⁰ (1) [原書 p. 249 註 10]《解深密經》卷 1（大正 16，692b）。《深密解脫經》卷 1（大正 16，669a）。

(2)《解深密經》卷 1〈3 心意識相品〉（大正 16，692b14-18）：

廣慧！此識亦名阿陀那識。何以故？由此識於身隨逐執持故。亦名阿賴耶識。何以故？**由此識於身，攝受藏隱同安危義故**。亦名為心。何以故？由此識色聲香味觸等積集滋長故。

(3)《深密解脫經》卷 1〈6 聖者廣慧菩薩問品〉（大正 16，669a22-26）：

廣慧！彼識名阿陀那識。何以故？以彼阿陀那識取此身相應身故。廣慧！亦名阿梨耶識。何以故？**以彼身中住著故**、一體相應故。廣慧！亦名為心。何以故？以彼心為色、聲、香、味、觸、法增長故。

³¹ (1) 按：《楞伽經》諸譯本皆未出現「習地」一詞。使用 CBETA 電子佛典檢索「習地」，可知是《成唯識論》援引《勝鬘經》時使用「無明習地」一詞表示「無明住地」。請參下列腳註。

(2)《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 4〈一切佛語心品〉：「大慧！如來藏者，受苦樂與因俱，若生若滅。**四住地、無明住地**所醉。凡愚不覺，剎那見妄想動心。」（大正 16，512b16-18）

(3)《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 4〈一切佛語心品〉：「如來無慮無察，而演說法；正智所化故，念不忘故，無慮無察。**四住地、無明住地**習氣斷故，二煩惱斷，離二種死，覺人法無我，及二障斷。」（大正 16，513a24-27）

(4)《入楞伽經》（魏譯）卷 8〈15 化品〉：「大慧！如來常如意知常不失念，是故如來無覺無觀，諸佛如來離**四種地**已，遠離二種死、二種障、二種業故。」（大正 16，560c15-17）

(5)《入楞伽經》（魏譯）卷 8〈14 剎那品〉：「大慧！如來藏不受苦樂非生死因，餘法者共生共滅，依於**四種熏習**醉故，而諸凡夫不覺不知邪見熏習，言一切法剎那不住。」（大正 16，559c8-10）

(6)《大乘入楞伽經》（唐譯）卷 6〈7 變化品〉：「大慧！如來正知無有妄念，不待思慮然後說法，如來久已斷**四種習**，離二種死、除二種障。」（大正 16，622c1-4）

(7)《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卷 1：「煩惱有二種。何等為二？謂：住地煩惱及起煩惱。住地有四種。何等為四？謂：見一處住地、欲愛住地、色愛住地、有愛住地。此四種住地，生一切起煩惱。起者剎那心剎那相應。世尊！**心不相應無始無明住地**。世尊！此四住地力，一切上煩惱依種，比無明住地，算數譬喻所不能及。」（大正 12，220a2-8）

(8)《大寶積經》卷 119〈48 勝鬘夫人會〉（唐譯）：「煩惱有二，謂住地煩惱及起煩惱。住地有四。何等為四？謂見一處住地，欲愛住地，色愛住地，有愛住地。世尊！此四住地，能生一切遍起煩惱。起煩惱者，剎那剎那與心相應。世尊！**無明住地，無始時來心不相應**。世尊！四住地力能作遍起煩惱所依，比無明地，算數譬喻所不能及。」（大正 11，675b18-24）

(9)《勝鬘經講記》，pp. 153-155：

「此四種住地，生」起「一切」現「起」的「煩惱」。從見一處住地，生一切見的起煩惱；從欲愛住地，生一切欲愛所攝的起煩惱；從色愛住地，生色愛所攝的一切起煩惱；從有愛

名為阿賴耶識的關鍵。³²

B、舉《楞伽經》經文為證

(A) 宋譯本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4（大正16，510b）說：

「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能遍興造一切趣生；……外道不覺，計著作者。無始虛偽惡習所熏，名為識藏，生無明住地，與七識俱。如海浪身，常生不斷，

住地，生有愛所攝的一切起煩惱。所以起煩惱，從住地煩惱說，也應有四種。起是什麼意思？「起者，剎那心剎那相應」。剎那是生而即滅的一念的別名；心是剎那剎那的，名為剎那心。煩惱剎那生起，與剎那心相應，名剎那心剎那相應。煩惱是心所，心是心王，王所是相應的。如眼識了別色境，與之相應的煩惱，也在色境上轉。心與煩惱，所緣同，行相同，同時的相應而合作，名為相應。但住地，是不與心相應的，如心起善時，並無起煩惱相應，而住地煩惱還是潛在的；它不與剎那心同緣同事。這「心不相應」的，為「無始無明住地」。……。所以一般所說的五住煩惱，實以本經所說為本。在本經譯者——求那跋陀羅所譯的《楞伽經》（卷四）中，每說「四住地無明住地」。雖對校魏唐的《楞伽》譯本，只說四種熏習，四種地，或四種習。但依本經及《瓔珞經》，四住地外，應別有無始無明住地。所以依本經辨析，起煩惱有二：（一）是四住地所起的——恆沙上煩惱；（二）是無始無明住地所起的——過恆沙上煩惱。住地煩惱也有二：（一）是四住地，（二）是無始無明住地。佛法本源於《阿含》毘尼，今略為敘述。總攝一切煩惱，為見一處及三界愛——四種，為佛法共義，大乘不共說有五種。然《阿含》及毘尼說：阿羅漢斷煩惱，但有不不斷的，名為習氣。此習氣，即本經的住地。羅漢不斷習氣，辟支佛稍侵習氣，唯有佛，煩惱習氣一切斷盡。二乘不斷的習氣，在聲聞學派中，稱為不染污無知。無知即無明的別名；習氣，是極微細的無明，這與大乘的無明住地一致。龍樹說：「聲聞辟支佛習氣，於菩薩為煩惱」。聲聞學者，以為習氣是不染污的，無礙於生死的；而在大乘學者看來，習氣是微細的染污，還是要招感變易生死的。二乘不斷，而唯佛斷盡的無明，大乘學者說，菩薩在修行中，已分分漸除；佛究竟斷盡無明。所以，或分無明為十一重，二十二愚等。大乘所說的無明住地，實為根本教典所固有的，不過與聲聞學者解說不同。

（10）《勝鬘經講記》，pp. 153-155：

煩惱，是煩動擾亂，使現在未來的身心，不得安隱。統而言之，「煩惱」可分為「二種」，二種是：「住地煩惱，及起煩惱」。住地，唐譯為習地，習即熏習。地有所依住與能出生的意義。如草木，從地而生，依地而住。起是現起，即顯現於現在的現行。如瘡疾，潛伏期，如住地；冷熱發作的時候，即現起。煩惱也如此，貪心或瞋心現起時，是起煩惱；有時雖不現起貪瞋，如常人的歡喜布施時，如嬰孩及熟睡無夢時，不能說他沒有煩惱，煩惱還是潛在的，這就叫住地。住地即熏習，種子；起即現行。

（11）《成唯識論》卷8（大正31，45a14-25）：

生死有二：一、分段生死，……，故名「分段」。二、不思議變易生死，……，故名「變易」；……；或名「意成身」，隨意願成故。如契經說：⁽¹⁾如取為緣有漏業因續後有者，而生三有。⁽²⁾如是無明習地為緣無漏業因，有阿羅漢、獨覺、已得自在菩薩生三種「意成身」，亦名「變化身」。按：「契經」指《勝鬘經》，見下引文。

（12）《成唯識論述記》卷8（大正43，536b5-14）：

論：如契經說至三種意成身。

述曰：此成於前意成身名，如勝鬘經說，摩利迦此名鬘者即末利夫人也，此夫人之女名摩利室羅即勝鬘也。……。已得自在菩薩三，以彼所知障及無漏業為因故，生是三種意成身。

³²《大乘起信論講記》，p. 94：「先舉《楞伽經》來說。一、如經說：『如來藏本性清淨不生不滅，無始時來為雜染法之所熏集，故名阿賴耶識。』由此，可知阿賴耶識，是約如來藏為雜染法熏集而得名。」

離無常過，離於我論，自性無垢，畢竟清淨。」

(B) 魏譯本

魏譯本的文句小異，如說：³³（上略）「諸外道等妄計我故，不能如實見如來藏。以諸外道無始世來，**虛妄執著種種戲論諸熏習故**。大慧！阿梨耶識者，名如來藏，而與無明、七識共俱。如（p.242）大海波，常不斷絕，身俱生故，離無常過，離於我過，自性清淨。」

C、釋經大意：阿賴耶是自性清淨而為煩惱所覆染

依經所說：稱為阿賴耶識，是由於如來藏為無始虛偽惡習——虛妄執著種種戲論所熏習。

所受的熏習，瑜伽學名為「遍計所執種子」，或說阿賴耶是「過患之聚」。³⁴

《楞伽經》雖採用種子（bīja）、熏習（vāsanā）說，而阿賴耶顯然就是：自性清淨而為煩惱所覆染。

³³（1）[原書 p. 249 註 11]《入楞伽經》卷 7（大正 16，556b-c）。

（2）《大乘入楞伽經》卷 5〈6 剎那品〉：「外道不知執為作者，無始虛偽惡習所熏，名為藏識，生於七識無明住地，譬如大海而有波浪，其體相續恒[5]注不斷，本性清淨，離無常過，離於我論。」（大正 16，619 b29-c6）[5]注=住【宋】【元】【明】

³⁴（1）《以佛法研究佛法》，p. 356：

依**攝論師**的**唯識學者**說，阿賴耶識是著重在不清淨的，雜染的，虛妄的，生滅的，有漏種子的，一切不清淨的法體，均歸諸阿賴耶識中，**阿賴耶識成為「過失聚」**，為一切煩惱、業苦——三雜染種的聚合處。所以，**阿賴耶識是以虛妄分別為自性的**。這在玄奘譯的聖典中，對此也有充分的說明。但梁譯[即陳（真諦）譯]《攝論》，又說阿賴耶識有「解性」，是成佛而不失的覺性，這顯然說阿賴耶有此染淨二分；淨分的解性，就是如來藏了。

（2）《如來藏之研究》，第七章，第三節，pp. 207-208：

真諦（Paramārtha）所譯的論書不少，以**世親（Vasubandhu）**《攝大乘論釋》為主，被稱為**攝論宗**。傳攝論學的，有**靖嵩**與**曇遷**二大系。靖嵩是親承真諦的法泰弟子。……。靖嵩系，是接近唯識宗的。曇遷是地論師曇遵的弟子，到南方來，得到了《攝大乘論釋》，大加讚賞。後來在北地宏揚《攝論》，受到地論師的讚同，這是近於地論師的。

（3）《大乘起信論講記》，p. 93：

然地論師的思想，據說，有相州北道派與相州南道派（法華玄義釋籤；法華文句）。

^(A)南道派以勒那摩提為主，以為**阿黎耶全屬於真的**，阿黎耶能生一切，即是真如法性生一切法——這是佛教中非常特殊的學派。

^(B)北道派以菩提流支為主，說**阿黎耶有真與妄的二義**。一切法從阿黎耶識生，黎耶是真妄和合的，即指真心為妄熏染而現妄染的一切法。

（4）《華雨集第四冊》，pp. 302-303：

勒那摩提以阿梨耶為淨識，即法性真如，故「計法性生一切法」，「計以真如為依持」。慧光傳其學，流行於相州南道。菩提流支以阿梨耶為真識不守自性而妄現者，故「計阿梨耶以為依持」，「計梨耶生一切法」。道寵傳其學，流行於相州北道。慧光再傳曇遷，得真諦譯《攝論》而傳於北土，說梨耶通真妄，近北道之說。

（5）按：本文應指靖嵩系之攝論師。

（6）《如來藏之研究》，p. 212：

在大乘佛法中，有二類不同的所依說，如《瑜伽論》〈本地分〉說：「心，謂一切種子所隨依止性，所隨依附依止性，體能執受，異熟所攝阿賴耶識。」有漏的雜染種，依附的無漏清淨種，都以阿賴耶識——心（citta）為所依止。異熟一切種的阿賴耶識，為一切法依止，是瑜伽學系的根本立場。

D、明《大乘莊嚴經論》所說之如來藏與阿賴耶識的關係

依《大乘莊嚴經論》來解說：如來藏與阿賴耶識，有同一義，那是心真如（tathatā-citta）是自性清淨的。也有差別義，阿賴耶識雖不離真如自性清淨，卻是覆障真如的，雜染過患、煩惱熏習的總聚。

宋譯或譯阿賴耶識為「覆彼真識」，³⁵深得《楞伽》的經意！

(4)「如來藏」轉捨「阿賴耶識」

A、斷盡無始以來的戲論熏習即轉捨阿賴耶識的名字

所以，阿賴耶識一名，是不清淨的。如修到一切妄執不起，斷盡無始以來的戲論熏習，就轉捨阿賴耶識的名字，唯是離垢清淨的如來藏了。

B、舉《楞伽經》經之說明

轉捨如來藏中藏識的名字，如《經》上說：³⁶

(A) 宋譯本

宋譯：

「修行者作解脫想，不離不轉名如來藏識藏，七識流轉不滅。所以者何？彼因

³⁵ (1) [原書 p. 249 註 12]《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 1 (大正 16, 483a)。

(2)《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 1〈一切佛語心品〉：「大慧！取種種塵，及無始妄想薰，是分別事識因。大慧！若覆彼真識，種種不實諸虛妄滅，則一切根識滅。」(大正 16, 483a20–26)

(3)《大乘起信論講記》，p. 94：「先舉《楞伽經》來說。一、如經說：……。二、經說相滅時，宋譯作：『覆彼真識，種種不實諸虛妄滅』。覆真相識，異譯即作藏識。這可知，真相識為雜染法所熏集隱覆，即名阿賴耶識。」

(4)《淨土與禪》，pp. 168–169：

阿賴耶識的真淨，在《楞伽經》的心意識章中，說到藏識與轉識不一不異時說：「非（阿賴耶）自真相識滅，但業相滅；若自真相滅者，藏識則滅」。唐譯與宋譯同。宋譯又有：「覆彼真識」；「藏識真相」二句。魏譯與唐譯，都但是阿賴耶識。這可見，梵語的阿賴耶識，求那跋陀羅——宋譯是解說為：覆彼真相之識，藏彼真相之識的。換言之，由於無始來的虛偽惡習所熏，隱覆真淨，如來藏也就名為阿賴耶識了。

³⁶ (1) [原書 p. 249 註 13]《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 4 (大正 31, 510b)。《大乘入楞伽經》卷 5 (大正 16, 619c)。《入楞伽經》卷 7 (大正 16, 556c)。

(2)《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 4〈一切佛語心品〉：「修行者作解脫想，不離不轉名如來藏識藏，七識流轉不滅。所以者何？彼因攀緣諸識生故，非聲聞、緣覺修行境界，……。是故，大慧！菩薩摩訶薩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藏識名。大慧！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則無生滅。」(大正 31, 510b16–28)

(3)《大乘入楞伽經》卷 5〈6 剎那品〉：「或復善入諸諦解脫，便妄生於得解脫想，而實未捨未轉如來藏中藏識之名。若無藏識，七識則滅。何以故？因彼及所緣而得生故。然非一切外道二乘諸修行者所知境界，……。是故，大慧！菩薩摩訶薩欲得勝法，應淨如來藏藏識之名。大慧！若無如來藏名藏識者，則無生滅。」(大正 16, 619c11–25)

(4)《入楞伽經》卷 7〈11 佛性品〉：「[9]而修行者生解脫相，以不知轉滅虛妄相故。大慧！如來藏識不在阿梨耶識中，是故七種識有生有滅，如來藏識不生不滅。何以故？彼七種識依諸境界念觀而生，此七識境界一切聲聞辟支佛外道修行者不能覺知。……。是故，大慧！諸菩薩摩訶薩欲證勝法，如來藏阿梨耶識者，應當修行令清淨故。大慧！若如來藏阿梨耶識名為無者，離阿梨耶識，無生無滅，一切凡夫及諸聖人，依彼阿梨耶識故有生有滅，以依阿梨耶識故，諸修行者入自內身聖行所證，現法樂行而不休息。」(大正 16, 556c10–557 a3) [9]而=若【宋】【元】【明】【宮】。

攀緣諸識生故。」

「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識藏名。大慧！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則無生滅。」

(B) 唐譯本

唐譯：

「得解脫想，而實未捨未轉如來藏中藏識之名。若無藏識，七識則滅，何以故？因彼及所緣而得生故。」

「欲得勝法，應淨如來藏藏識之名。大慧！若無如來藏名藏識者，則無生滅。」

(p. 243)

(C) 魏譯本

魏譯：

「生解脫相，以不轉滅虛妄相故，大慧！如來藏識不在阿梨耶識中，是故七種識有生有滅，如來藏識不生不滅。何以故？彼七種識依諸境界念觀而生。」

「欲證勝法，如來藏阿梨耶識者，應當修行令清淨故。大慧！若如來藏阿梨耶識名為無者，離阿梨耶識，無生無滅。」

C、釋經大意

宋、唐二譯，文義相同，魏譯的文句，有點不同。但魏譯說：沒有阿賴耶識名，如來藏不生不滅，七識的生滅流轉也就滅而不起，與宋、唐譯還是一致的。

《楞伽經》說八識，起初是以藏識心與轉識——七識對論的，如說：「譬如海水變，種種波浪轉，七識亦如是，心俱和合生，謂彼藏識處，種種諸識轉」。³⁷藏識與七轉識的關係，舉泥團與微塵為譬喻，說明轉識可滅，而不是藏識的「自真相識滅，但業相滅」。³⁸這顯然以真如為藏識的自真相，所以說「藏識不滅」。

在宋譯第四卷中，說「如來藏名藏識」，以如來藏（藏識）與七識對論，如說：「甚深如來藏，而與七識俱」。³⁹所以轉捨阿賴耶識，只是除去覆障真相的虛偽惡習所熏，

³⁷ (1) [原書 p. 249 註 14]《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 4（大正 31，510b）。《大乘入楞伽經》卷 5（大正 16，619c）。《入楞伽經》卷 7（大正 16，556c）。

(2)《大乘入楞伽經》卷 5〈6 剎那品〉：「外道不知執為作者，無始虛偽惡習所熏，名為藏識，生於七識無明住地，譬如大海而有波浪，其體相續恒[5]注不斷，本性清淨，離無常過，離於我論。」（大正 16，619 b29-c6）[5]注=住【宋】【元】【明】

(3)《入楞伽經》卷 7〈11 佛性品〉：「大慧！阿梨耶識者，名如來藏，而與無明七識共俱，如大海波常不斷絕，身俱生故，離無常過，離於我過，自性清淨。」（大正 16，556 b22-c3）

³⁸ (1) [原書 p. 249 註 15]《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 1（大正 16，483a-b）。

(2)《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 1〈一切佛語心品〉：「大慧！譬如泥團微塵，非異非不異。金莊嚴具，亦復如是。大慧！若泥團微塵異者，非彼所成；而實彼成，是故不異。若不異者，則泥團微塵應無分別。如是，大慧！轉識藏識真相若異者，藏識非因；若不異者，轉識滅藏識亦應滅。而自真相實不滅。是故，大慧！非自真相識滅，但業相滅。若自真相滅者，藏識則滅。」（大正 16，483a26-b4）

³⁹ (1) [原書 p. 249 註 16]《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 4（大正 16，510c）。《入楞伽經》卷 7（大正 16，557a）。《大乘入楞伽經》卷 5（大正 16，620a）。

(2)《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 4〈一切佛語心品〉（大正 16，510c11-14）：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甚深如來藏，而與七識俱，二種攝受生，智者則遠離。」

淨除阿賴耶識的名稱而已。

(5) 小結

如來藏與阿賴耶識的統一，可說是《楞伽經》的特色！《楞伽經》所說的阿賴耶識，特重心真如，而有被解說為「真心」的可能！⁴⁰

3、以如來藏（識藏）為生死涅槃依

(1)《楞伽經》繼承《勝鬘經》並融攝瑜伽學而立如來藏（藏識）為一切法依

A、《勝鬘經》明確提到了如來藏為一切法依

(A)《勝鬘經》經文

如來藏為生死涅槃依：《勝鬘經》明確提到了如來藏為一切法依，如《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大正 12，222b）說：⁴¹（p. 244）

(3)《入楞伽經》卷 7〈11 佛性品〉（大正 16，557a14-17）：

爾時世尊重說偈言：「甚深如來藏，與七識俱生；取二法則生，如實知不生。」

(4)《大乘入楞伽經》卷 5〈6 剎那品〉（大正 16，620a9-12）：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甚深如來藏，而與七識俱；執著二種生，了知則遠離。」

⁴⁰ (1)《以佛法研究佛法》，p. 356：

地論師（後來發展為華嚴宗）依《十地經論》說，阿賴耶識即是第一義心，真心，如來藏，這說明了阿賴耶識與如來藏是一體的。這在現行的經論中，是有其根據的。如《楞嚴經》中，將阿賴耶識視為如來藏。趙宋譯的大乘經（經名記不得），也有說「阿賴耶淨識」；《密嚴經》中，說「佛說如來藏，以為阿賴耶」，又說阿賴耶是佛性，是我，當然也是如來藏了。所以，《楞嚴》、《密嚴經》等，與地論師一派的思想極為相近。

(2)《印度佛教思想史》，p. 348：

西元六世紀初，北印度的菩提流支（Bodhiruci）等來，譯出世親的《十地經論》等。《十地經論》的宏傳，形成「地論師」一系。「地論師」說：阿梨[賴]耶識是真識。《十地經論》說：「應於阿梨耶識及阿陀那識中求解脫」，並沒有真識的意味。「地論師」的真識說，可能是從菩提流支所譯的，《入楞伽經》的「自相阿梨耶識不滅」中來的。

⁴¹ (1) [原書 p. 249 註 17]《大寶積經》卷 119〈勝鬘夫人會〉（大正 11，677c）。《究竟一乘寶性論》卷 4 引文（大正 31，840a）。

(2)《大寶積經》卷 119〈48 勝鬘夫人會〉：「世尊！生死者依如來藏，以如來藏故說前際不可了知。世尊！有如來藏故得有生死，是名善說。世尊！生死者，諸受根滅無間相續未受根起，名為生死。世尊！生死二法是如來藏，於世俗法名為生死。世尊！死者諸受根滅，生者諸受根起，如來藏者則不生不死、不昇不墜、離有為相。世尊！如來藏者常恒不壞，是故世尊！如來藏者與不離解脫智藏是依是持，是為建立。亦與外離不解脫智諸有為法依持建立。世尊！若無如來藏者，應無厭苦樂求涅槃。何以故？於此六識及以所知如是七法，剎那不住不受眾苦，不堪厭離願求涅槃。」（大正 11，677c7-19）

(3)《究竟一乘寶性論》卷 4〈6 無量煩惱所纏品〉（大正 31，839a25-b6）：

如聖者勝鬘經言：「世尊！是故如來藏是依、是持、是住持、是建立。世尊！不離、不離智、不斷、不脫、不異、無為、不思議佛法。世尊！亦有斷、脫、異、外離[2]、離智、有為法，亦依、亦持、亦住持、亦建立，依如來藏故。」

依性有諸道者，如聖者勝鬘經言：「世尊！生死者依如來藏。世尊！有如來藏故說生死，是名善說故。」

及證涅槃果者，如聖者勝鬘經言：「世尊！依如來藏故有生死，依如來藏故證涅槃。世尊！若無如來藏者，不得厭苦樂求涅槃，不欲涅槃不願涅槃故。」[2]〔離〕—【宋】【元】【明】【宮】。

(4) 按：導師對此經文之詳釋見《勝鬘經講記》，pp. 241-244。

「世尊！有**如來藏**故說生死，是名善說。」

「如來藏離有為相，如來藏常住不變，是故如來藏是依、是持、是建立，世尊！不離、不斷、不脫、不異不思議佛法。世尊！斷、脫、異、外有為法，依、持、**建立者，是如來藏。**」

「世尊！若無如來藏者，不得厭苦、樂求涅槃。何以故？於此**六識及心法智**，此七法剎那不住，不種眾苦，不得厭苦、樂求涅槃。」

(B) 釋經大意

a、有如來藏**所以能有生死流轉**

在所引的經文中，首先說，有**如來藏**，所以能有生死流轉，這是善巧的說法。

b、依如來藏**而有佛涅槃**

其次，成立兩類依止：如來藏是常住不變異的無為法，所以為不離、不斷、不脫、不異的不思議佛法的依持，也就依此而有佛涅槃。同時，為斷、脫、異、外的有為法的依持，也就是依此而有生死。

c、沒有如來藏**則不得厭苦、樂求涅槃**

結論說：如沒有如來藏，生死流轉不能成立，因為六識等七法，是剎那不住的生滅法，是不種（受）眾苦的。沒有如來藏，也不能厭生死苦，發生對涅槃解脫的樂求。**如來藏為生死、涅槃依，表示出如來藏學的特色！**

B、《楞伽經》融攝瑜伽學而將如來藏與阿賴耶識結合成為第八識以作為一切法的依止

(A)《勝鬘經》沒有說到阿賴耶識

繼承《勝鬘經》，融攝瑜伽學，《楞伽經》作了進一步的說明。《勝鬘經》沒有說到阿賴耶識，《楞伽經》卻合如來藏與阿賴耶（藏）識為第八識。

《勝鬘經》說：「六識及心法智」，唐譯作「六識及以所知」。⁴²所知（jñeya），古人每譯為「智」與「應知」的。

「六識及心法智」（p. 245），《楞伽經》是稱為意、意識等七識的。⁴³

⁴²（1）[原書 p. 249 註 18]《大寶積經》卷 119〈勝鬘夫人會〉（大正 11，677c）。

（2）《大寶積經》卷 119〈48 勝鬘夫人會〉：「世尊！若無如來藏者，應無厭苦樂求涅槃。何以故？於此六識及以所知，如是七法，剎那不住不受眾苦，不堪厭離願求涅槃。」（大正 11，677c16-19）

⁴³（1）《勝鬘經講記》，pp. 244-246：

王二 為縛脫依

世尊！若無如來藏者，不得厭苦樂求涅槃。何以故？於此六識及**心法智**，此七法剎那不住，不種眾苦，不得厭苦樂求涅槃。世尊！如來藏者，無前際，不起不滅法，種諸苦，得厭苦樂求涅槃。

縛是生死繫縛，脫是涅槃解脫，這都依如來藏而成立。……。眾生的有漏識有七：即眼識耳鼻舌身意識——六識及心法智。心法智，地論師解說為第七識；嘉祥說是六識的相應心所；唐譯作「所知」境。然依《楞伽經》義，即第七末那識，如說：「其餘諸識，有生有滅，意意識等念念有七」。「七識不流轉，不受苦樂，非涅槃因」。末那，譯為意；真諦三藏每譯為心；本經的心法智，實即第七末那的異名。心法智的智，約凡夫的顛倒智說（智論有「心想智力」句）。

(B)《楞伽經》中「如來藏名藏識」為一切法依止

在八種識中，為什麼「如來藏名藏識」可以為一切法依止，而不是前七識呢？

a、經文舉證一：一般人以為「無我」不能成立生死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4（大正16，510a-b）說：

「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世尊更為我說！陰界入生滅，彼無有我，誰生誰滅？愚夫者依於生滅，不覺苦盡，不識涅槃。」

「佛告大慧：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能遍興造一切趣生，譬如伎兒變現諸趣，離我我所。……為無始虛偽惡習所熏，名為藏識，生無明住地，與七識俱。如海浪身，常生不斷；離無常過，離於我論，自性無垢，畢竟清淨。」

上面說過，為了外道的怖畏無我(nir-ātman)，妄執有我(ātman)，所以說如來藏；如來藏不是神我，卻有神我的色采。佛說「諸法無我」，是一般人所不易信受的，所以部派佛教中，也有成立「我」的學派。⁴⁴

(2) ^(A)《入楞伽經》卷8〈14 剎那品〉：「復次，大慧！言善不善法者，所謂八識。何等為八？一者、阿梨耶識；二者、意；三者、意識；四者、眼識；五者、耳識；六者、鼻識；七者、舌識；八者、身識。」（大正16，559b22-25）

^(B)《大乘入楞伽經》卷5〈6 剎那品〉：「復次，大慧！善不善者，所謂八識。何等為八？謂如來藏名藏識，意及意識并五識身。」（大正16，621c1-3）

^(C)kuśalākuśalāḥ punarmahāmate yaduta aṣṭau vijñānāni |
katamānyasṭau ? yaduta tathāgatagarbha ālayavijñānasamśabdito **mano manovijñānaṃ** ca
pañca ca vijñānakāyāstīrthyānuvarṇitāḥ |
Vaidya, P. L., *Saddharmalaṅkāvatārasūtram*, The Mithila Institute of Post-Graduate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Sanskrit Learning, Darbhanga, 1963
上文引自：<http://www.dsbcproject.org/node/4106>；
登錄時間：2015年3月21日，19：40

^(D)安井廣濟，《梵文和訳入楞伽經》，京都，法藏館，1976，p. 214：
善と不善〔の法〕は、すなおち、八識である。八とは何かというと、すなおち、アー
ラヤ識となづけられる如來藏と、意と、意識と、外教によっても語られる五識身である。

(3) ^(A)《入楞伽經》卷7〈11 佛性品〉：「餘七識者，心意、意識等念念不住是生滅法，七識由彼虛妄因生」（大正16，556 c3-4）

^(B)《大乘入楞伽經》卷5〈6 剎那品〉：「其餘七識，意、意識等念念生滅，妄想為因、境相為緣和合而生。」（大正16，619c6-8）

^(C)tadanyāni vijñānānyutpannāpavargāni **manomanovijñānaprabhṛtīni** kṣaṇikāni,
saptāpyabhūtaparikālpahetujanitasamsthānākṛtīviśeṣasamavāyāvalambīni |
Vaidya, P. L., *Saddharmalaṅkāvatārasūtram*, 1963
上文引自：<http://www.dsbcproject.org/node/4106>；
登錄時間：2015年3月21日，19：40

^(D)安井廣濟，《梵文和訳入楞伽經》，p. 201：
これ以外の意と意識などの生滅のある七つの識は、すべて剎那性のものであり、虚
妄分別の因より生じた形相と差別とを所縁とし、……

⁴⁴ (1)《如來藏之研究》，p. 47：

「常我」，在部派佛教內，還不敢違反傳統而公然提出來。部派佛教而立「我」的，有犢子部及其流派，說轉部(Saṃkrāntivāda)，而這都是從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a)分化出來的。我在《唯識學探源》、《性空學探源》、已一再的加以論述。

《楞伽經》中，大慧（Mahāmāti）菩薩代表了一般的心理，請佛解說。佛說生死流轉，在生死流轉中的，只是五陰、六界、六入（處），並沒有我。在一般人看來，如沒有我，那誰在生，誰在滅？也就是誰在生死？這是以「無我」為不能成立生死的。

b、經文舉證二：一般人以為「生滅無常」不能成立生死

還有，如《經》說：「譬如破瓶不作瓶事，亦如焦種不作芽事。如是大慧！若陰界入性，已滅、今滅、當滅，自心妄想見，無因故，彼無次第生」。⁴⁵滅（nirodha），被解說為什麼都沒有了，那末前一剎那滅，第二剎那就「無因」而不可能生起了。這是說：生滅無常是不能成立生死流轉的，如經說（p. 246）：「其餘諸識有生有滅，意意識等念念有七」；⁴⁶「七識不流轉，不受苦樂」，⁴⁷與《勝鬘經》的「此七法，剎那不在，不種眾苦」說相合。⁴⁸

c、結說

瑜伽學說：剎那不住的有為生滅，可以成立生死的流轉，受苦樂的異熟（vipāka），所以以依他起自性（para-tantra-svabhāva），阿賴耶識（ālaya）為所依。⁴⁹

但《楞伽經》雖肯認「無我」⁵⁰，卻同意一般的觀點，所以要在諸行生滅法外，立常住不變，不生不滅的如來藏（藏識）為依止。這樣，「離無常過，離於我論」的如來藏，為一切法依，是最善巧的說法。⁵¹

（2）以如來藏為生死依之意義

A、《寶性論》之解釋：如依虛空而有風、水、地一樣

（2）按：詳參《如來藏之研究》，第二章，第三節〈如來與我〉，pp. 47–54。《唯識學探源》，pp. 52–68。《性空學探源》，pp. 170–182。

⁴⁵ [原書 p. 249 註 19]《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 1（大正 16，483c）。

⁴⁶ （1）《入楞伽經》卷 7〈11 佛性品〉：「餘七識者，心意、意識等念念不住是生滅法，七識由彼虛妄因生。」（大正 16，556 c3–4）

（2）《大乘入楞伽經》卷 5〈6 剎那品〉：「其餘七識，意、意識等念念生滅，妄想為因、境相為緣和合而生。」（大正 16，619c6–8）

⁴⁷ [原書 p. 249 註 20]《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 4（大正 16，510b、512b）。

⁴⁸ （1）[原書 p. 249 註 21]《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大正 12，222b）。

（2）按：見 p. 244 引文。

⁴⁹ （1）《攝大乘論講記》，p. 6：「在此唯識大乘中，……。因緣即是緣起，即一切種子阿賴耶識。從阿賴耶雜染種子所生起的，即依他起染分而成為遍計執性的生死；如對治雜染的種習，熏成清淨種子，即能轉起依他淨分而成為圓成實性的涅槃。」

（2）《華雨集第四冊》，p. 299：「唯識宗立三自性：依他起性，是因緣生性，即唯識現；遍計所執性，是於依他起而起種種執著，即離心實有（外境）；圓成實性，是於依他起離遍計執所顯空性，即唯識性（心性本淨）。依他起性即心心所法，而以根本阿賴耶識為依止，依之明轉染還淨；究竟清淨，即無垢識為依止。」

⁵⁰ 按：即前文已提及之「如來無我之藏」。

⁵¹ （1）按：見 p. 241 引文。

（2）另可參附錄。《無諍之辯》，第六章 大乘三系的商榷，pp. 132–133。

如來藏為生死依，《寶性論》依《陀羅尼自在王經》，這樣說：⁵²

「地依於水住，水復依於風，風依於虛空，空不依地等。如是陰界（六）根，住煩惱業中；諸煩惱業等，依不善思惟；不善思惟行，住清淨心中；自性清淨心，不住彼諸法。……如虛空淨心，常明無轉變，為虛妄分別，客塵煩惱染。」⁵³

依如來藏——自性清淨心而有生死，正如依虛空而有風、水、地一樣，雖為風、水、地所依，而虛空明淨，常住不變。

B、《楞伽經》之解釋：同於《寶性論》而融合了瑜伽唯識說

《楞伽經》所說的如來藏為依，也是這樣，不過融合了瑜伽唯識說，所以無始以來的惡習所熏，與七識俱生，生死相續，流轉於五趣、四生的，依於名為阿賴耶（藏）識的如來藏，如一切依於虛空那樣。

（A）如來藏為依、為住、為建立

《楞伽經》說：「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能遍興造一切（五）趣（四）生」；所說的因（hetu），是「為依、為住、為建立」的意義。依（niśraya），持（ādhāra），建立（pratiṣṭhā），不是種子生現行那樣，是「依止因」。如大種造（p. 247）色，約「生、依、立、持、養」說，⁵⁴依、持、建立，就是這類的因——能作因（kāraṇa-hetu）。

55

⁵² [原書 p. 249 註 22]《究竟一乘寶性論》卷 1（大正 31，814a-b）。

⁵³ 《究竟一乘寶性論》卷 3〈5 一切眾生有如來藏品〉：

初依不淨時不變不異，十一偈者：

……地依於水住，水復依於風，風依於虛空，空不依地等，……如虛空淨心，常明[9]元轉變；為虛妄分別，客塵煩惱染。

此虛空譬喻偈示現何義？明如來性。依不淨時法體不變，偈言：

不正思惟風，諸業煩惱水，自性心虛空，不為彼二生，自性清淨心，其相如虛空，邪念思惟風，[1]所不能散壞，諸業煩惱水，所不能濕爛，老病死熾[2]火，[3]所不能燒燃。

此偈明何義？如依邪念風輪起業煩惱水聚，依業煩惱水聚生陰界入世間；而自性心虛空不[4]生不起。偈言：不正思惟風，諸業煩惱水，自性心虛空，不為彼二生故；如是依邪念風災、業行煩惱水災、老病死等火災，吹浸燒壞陰[5]入界世間，而自性清淨心虛空常住[6]不壞。如是於不淨時中器世間相似相對法，諸煩惱染、業染、生染有集有滅，諸佛如來無為之性猶如虛空不生不滅，常不變易，示現法體。此自性清淨法門虛空譬喻，如陀羅尼自在王菩薩修多羅中廣說。」（大正 31，832c3-833a15）

[9]元=無【宋】【元】【明】【宮】。[1]所不能=不能吹【宋】【元】【明】【宮】。[2]火=光【宮】。[3]所=亦【宋】【元】【明】【宮】。[4]生+（亦）【宋】【元】【明】【宮】。[5]入界=界入【宋】【元】【明】【宮】。[6]不+（可）【宋】【元】【明】【宮】。

⁵⁴（1）[原書 p. 249 註 23]《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 1（大正 31，696a）。

（2）《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 1〈1 三法品〉：云何建立色蘊？謂諸所有色，若四大種及四大種所造。所造者，謂以四大種為生、依、立、持、養因義，即依五因說名為造。生因者即是起因，謂離大種色不起故；依因者即是轉因，謂捨大種諸所造色無有功能，據別處故；立因者即隨轉因，[1]由[2]大變異能依造色隨變異故；持因者即是住因，謂由大種諸所造色相似相續生，持令不絕故；養因者即是長因，謂由大種養彼造色令增長故。」（大正 31，696a4-12）[1]〔由〕-【聖】。[2]大+（種）【聖】。

⁵⁵《成佛之道（增註本）》，pp. 386-387：「如《勝鬘經》說：『如來藏離有為相，如來藏常住不變，是故如來藏是依、是持、是建立；世尊！不離不斷不脫不異不思議佛法。世尊！斷脫異外有

(B) 說如來藏為因為依是為了化導計我外道

「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能遍興造一切趣生，譬如伎兒變現諸趣」，近於外道的神我說。這是「開引計我外道」的方便，如來藏只是真如的異名。如來藏是善不善因，為生死依止，決不是如來藏——真如能生起善惡，流轉生死，只是善惡、生死依如來藏而成立，如雲霧依於虛空一樣。雲霧依於虛空，虛空自性還是那樣的明淨，雖然似乎虛空晦昧而失去明淨，其實是不見而不是虛空有任何變化。所以《經》上接著說：「離無常過，離於我論，自性無垢，畢竟清淨」。為了化導沒有常住法就不能成立生死流轉的凡夫見，所以說如來藏為因為依。

C、附論《楞嚴經》及《起信論》之說

如中國佛教所傳的《楞嚴經》，及《起信論》所說，「真如熏無明」，「無明熏真如」等，在印度後期大乘佛教中，似乎沒有這樣的見解。⁵⁶

為法，依、持、建立者，是如來藏。』這樣的文句，《無上依經》，《寶性論》，都是一樣的。是依、是持、是建立，這就是因；是增上緣，能作因。例如四大能造造色，決非以四大為體而發生造色，是依『生、依、立、持、養』——五因而說造；是說不離四大，而造色才可以生起（《楞伽經》的『如遍興造一切趣生』，也是這樣的造）。五因中的依、立、持——三因，也就是經說的『是依、是持、是建立』了。所以，善與不善，依如來藏而有，而不是以如來藏為體，從如來藏生出來的。為什麼如來藏可以為因——依、持、建立，就因為是常住不變的。儘管輪迴諸趣，解脫涅槃，如來藏是常住不變的，為這一切所依止的。」

- ⁵⁶ (1) 按：《楞嚴經》中並無「無明熏真如，真如熏無明」之用語，然後代注疏時便用此語解釋卷7到卷8的一段經文：卷7之「阿難！云何名為眾生顛倒」為開頭，直至卷8「善能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為止（大正19，138b12-142c28）。檢索到的三家注疏中所指之文段皆相同，下列註腳引《楞嚴經如說》為例。
- (2) 明·鍾惺伯撰《楞嚴經如說》卷7-8：「『阿難！云何名為眾生顛倒？阿難！由性明心，性明圓故；因明發性，性妄見生。從畢竟無成究竟有，此有所有非因所因，住所住相了無根本，本此無住，建立世界及諸眾生。』此總標無明熏真如成其染用。……。上約無明熏真如而成染用，為十二類生之因[已>已]竟；下約真如熏無明而成淨用，為五十五位菩提之因也。『汝今修證佛三摩提，於是本因元所亂想，立三漸次方得除滅；如淨器中除去毒蜜，以諸湯水并雜灰香洗滌其器，後貯甘露。云何名為三種漸次？……』」（已新續藏13，458a17-460c17）
- (3) 《華雨集第四冊》，pp. 307-308：「《起信論》立義，……。依真如熏無明，無明熏真如，明流轉與還滅。依如來藏有阿黎耶識；依心意意識轉，似同《楞伽》。然不立種子，真妄互熏，異於《楞伽》。」
- (4) 《大乘起信論講記》，pp. 221-229：

「云何熏習起染法不斷？所謂以依真如法故，有於無明。以有無明染法因故，即熏習真如；以熏習故，則有妄心。」……

此下分說，先明熏習起染法不斷，也即是眾生心隨染而成生死眾生（遍計所執性），眾生從無始時來，就在雜染因果法中流轉。這由於怎樣的「熏習」，以致生「起染法」，永續的「不斷」呢？約粗細說，可有三類：一、無明熏習成妄心：本論首先揭出了真妄二元相對的無明，是不覺一法界的別名，所以這是不離真如淨法而有的。真如本來常遍，可為染法所依，所以說：「以依真如法故，有於無明」，但真如為染法依，而不是熏生染法。無明是不覺義，真如是覺義，不覺性的無明不離於覺性的真如；而不是真如熏習生無明。因為「有」了「無明」雜「染法」為內「因」的緣「故」，於是不離真如而「即熏習真如」，迷蒙了真如。雖然真如還是一樣的真如，常恆不變，不曾真的受影響而變質；但「以」無明「熏習」的關係，即「有」「妄心」現起。……

(3) 如來藏為涅槃依之意義

A、《楞伽經》歸宗於如來藏學，融合瑜伽學立習氣，但無漏習氣與瑜伽學不同

依如來而有涅槃，也是「為依為持為建立」。《楞伽經》融合瑜伽學，所以立習氣，如《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4（大正16，512b）說：

「大慧！剎那者，名識藏如來藏，意俱生識習氣剎那，⁵⁷無漏習氣非剎那，非凡愚所覺。計著剎那論故，不覺一切法剎那（與）非剎那，以斷見壞無為法。」

如來藏名藏識中，生七識的習氣，是剎那（kṣaṇika），是有為生滅法；另有無漏習氣，是非剎那，也就是不生滅的無為法。這裏，顯然與瑜伽學不同。

瑜伽學以為：無漏習氣也是剎那生滅（p. 248）的，所以佛果的四智菩提⁵⁸，也

「云何熏習起淨法不斷？所謂以有真如法故，能熏習無明，以熏習因緣力故，則令妄心厭生死苦，樂求涅槃。」……

在染法熏起中，說無明熏真如而成妄心。在這淨法熏起中，即「以」真如「熏習」無明為「因緣力」，於是就「令妄心」中發出懇切的「厭生死苦」，誠摯的「樂求涅槃」的動機。

⁵⁷ 《大乘入楞伽經》卷5〈6 剎那品〉：「大慧！如來藏名藏識，所與意等諸習氣俱是剎那法，無漏習氣非剎那法，此非凡愚剎那論者之所能知。彼不能知一切諸法有是剎那非剎那故，彼計無為同諸法壞，墮於斷見。」（大正16，621 c7-11）

⁵⁸ (1) 《印度佛教思想史》，p. 277：

《莊嚴論》立三身：自性身（svabhāva-kāya），也就是法身（dharma-kāya）；受用[食]身（saṃbhoga-kāya）；變化身（nirmāṇa-kāya）。菩薩廣大修行而功德圓滿，在淨土中受用法樂，所以特立受用身。這三身，都是由法界 dharma-dhātu 清淨而成的。自性身以「轉依」為相，是受用、變化——二身所依止的。如約佛智說，立四智：大圓鏡智（ādarśa-jñāna），平等性智（samatā-jñāna），妙觀察智（pratyavekṣaṇa-jñāna），成所作智（kṛtyānuṣṭhāna-jñāna）。漢譯本說：「八、七、六、五識，次第轉得故」，就是一般所說的「轉八識，成四智」，但梵本沒有轉八、七、六、五識的文義。四智中，圓鏡智如如「不動」為其他三智的所依。

(2) 《攝大乘論講記》，pp. 19-24：

前面說大乘就是殊勝乘，但何以見得它的殊勝呢？「由」這如來「所說」的「十處」（十殊勝），就能夠顯示大乘的殊勝。……十、三種佛身說名彼果智體：彼果就是智，名彼果智。約斷障的寂滅邊說，是無住大般涅槃；約顯現的智慧邊說，就是圓滿的無分別智，就是三種佛身。第八識轉成的大圓鏡智，第七識轉成的平等性智，是「自性身」，它的本體是常住的。第六識轉成的妙觀察智，是「受用身」；前五識轉成的成所作智，是「變化身」，這二身可說是無常的。自性身即以解性阿賴耶識離障為自性。由自性身而現起的一切中，受用身為地上菩薩現身說法，受用一切法樂；變化身為聲聞現身說法。

(3) 《華雨集第五冊》，p. 122：

《瑜伽論》〈抉擇分〉，正智屬於依他起性。《成唯識論》依據這一原則，說四智菩提，與智相應的淨識，都是無漏的有為生滅。然而，唯識學不一定是這樣說的，如《楞伽經》說：「正智、真如，是圓成實」；所以能起正智的「無漏習氣，非剎那法」，也就是不生滅的。

還是有為生滅的。⁵⁹《楞伽經》批評說：「若得無間有剎那者，聖應非聖」！⁶⁰宋譯的得「無間」，就是「無間等」(abhisamaya)，為「現觀」或「現證」的異譯。這是聖智的證得，如智證而是剎那生滅，那聖者也不成其為聖者了！無漏智等功德，《楞伽經》是無為不生滅的。

B、有漏習氣與無漏習氣說顯然與《勝鬘經》之空與不空說相關

魏譯《入楞伽經》卷 8（大正 16，559c）說：

「言剎尼迦者，名之為空。阿梨耶識名如來藏，無共意轉識熏習故，名之為空；具足無漏熏習法故，名為不空。」

魏譯本略有差別。《楞伽經》所說的剎尼迦——剎那，是與如來藏相離的，所以是空(sūnyata)的；無漏習氣是(非剎那)不空(asūnya)的。空是有為生滅的，不空是無為不生滅的。空與不空，顯然是引用了《勝鬘經》說：⁶¹「空如來藏，若離、若脫、若異，一切煩惱藏。世尊！不空如來藏，過於恆沙，不離、不脫、不異，不思議佛法」。依於如來藏的煩惱等有為法，是空的；依於如來藏，與如來藏不離不異的，無量無邊的不思議佛法，是不空的。如來藏是真如的異名，是一切法無差別性，無漏功德不是從真如生的，而是與真如不離不異的無漏習氣所顯的。經修習離障而現起，與真如相應而永不失壞的。

C、《楞伽經》立五種種性同於瑜伽學而說一闍提可成佛則不同於瑜伽學

《楞伽經》依無漏習氣說，而歸宗於如來藏學。也就因此，《楞伽經》與瑜伽學相同，說五種種性。立無種性(a-gotra)，無種性是一闍提(icchantika)人，但捨一切善根的一闍提，「以如來神力故，或時善根生」。所以「為初治地而說種(p. 249)性」差別，其實都是可以成佛的。⁶²

⁵⁹ (1)《以佛法研究佛法》第十章，第六節，p. 333：

至于如來藏究竟是什麼？唯識宗說，如來藏即是真如，即是圓成實性，法性，法空性，法無我性。因為眾生未能證悟真如，真如為煩惱所遮蔽，不能顯發出來，所以名如來藏。一切法依阿賴耶識而現起，所以如來藏即阿賴耶識性——心性。約這一意義說，唯識與真常所解說的並無多大差別，所不同的，真常說真如具足無量稱性功德，而唯識卻將此清淨功德，說為有為的無漏種子。

(2)《無諍之辯》，p. 162：「唯識者以為：如來藏是法空性（也有說是依他淨分）。無漏種子雖是法身所攝（與如來藏相應不離），等到現起時，還是有為生滅。換言之，雜染、清淨一切法，都不能說從此法性而生起。」

⁶⁰ [原書 p. 249 註 24]《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 4（大正 16，512b）。

⁶¹ [原書 p. 249 註 25]《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廣經》（大正 12，221c）。

⁶² (1) [原書 p. 249 註 26]《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 1（大正 16，487b-c）。

(2)《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 1〈一切佛語心品〉：

復次，大慧！有五無間種性。云何為五？謂：聲聞乘無間種性、緣覺乘無間種性、如來乘無間種性、不定種性、各別種性。云何知聲聞乘無間種性？……。大慧！緣覺乘無間種性者，……。大慧！彼如來乘無間種性，有四種，……。大慧！不定種性者，謂：說彼三種時，隨說而入，隨彼而成。大慧！此是初治地者，謂種性建立，為超入無所有地故，作是建立。彼自覺藏者，自煩惱習淨，見法無我，得三昧樂住聲聞，當得如來最勝之身。……「大慧！彼一闍提非一闍提，世間、解脫誰轉？大慧！一闍提有二種：一者，捨一切善根，及於無始眾生發願。云何捨一切善根？……。大慧！捨一切善根一闍提者，復以如來神力故，或

時善根生。所以者何？謂如來不捨一切眾生故，以是故菩薩一闡提不般涅槃。」(大正 16，487 a8-c3)

- (3)《入楞伽經》卷 2〈3 集一切佛法品〉：「大慧！何者不定乘性證法？大慧！若人聞說此三種法，於一一中有所樂者隨順為說。大慧！說三乘者為發起修行地故，說諸性差別非究竟地，為欲建立畢竟能取寂靜之地故。」(大正 16，527a13-17)
- (4)《大乘入楞伽經》卷 2〈2 集一切佛法品〉：「大慧！不定種性者，謂聞說彼三種法時，隨生信解而順修學。大慧！為初治地人而說種性，欲令其入無影像地，作此建立。」(大正 16，597b23-26)
- (5)按：瑜伽學的種性說請參閱本書第七章，第二節〈瑜伽唯識學的如來藏說〉，pp. 199-203。